

法国当代小说精品

蕾吉娜·德芙热 著

藍色天使

《莱娜》三部曲之一

1939·194

中国文学出版社



(法)蕾吉娜·德芙热 著

蓝色天使

《莱娜》三部曲之一

曾诚、王国诤 译

华辰 校

中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色天色/(法)德芙热著;曾诚、王国净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1

ISBN 7-5071-0319-6

I. 蓝… II. ①德…②曾… III. 长篇小学-法国-现代
IV. I 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1510 号

版权登记号:图字:01-95-833

蓝色天使

(法)蕾吉娜·德芙热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6 年 6 月北京第一版 1996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印张 13.125 字数 320 千字

印数:1-10000

定价:17.60 元

Régine Deforges
La bicyclette bleue

©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93

本书的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帮助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纪念伊·维阿桑斯基亲王

序 幕

在家里人中，皮埃尔·德尔玛总是第一个起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那间古色古香的餐厅，把女佣早就热好的一杯又苦又涩的咖啡喝掉。随后，他吹着口哨，唤着那条心爱的小狗出门了。冬天总是在天还黑的时候，而夏天则在晨曦降临之前。他喜欢周围的一切都还沉睡的时候大地所散发的清新气息。他常常站在平台上入神地久久向那朝向大海的朗贡眺望，只望见一道暗暗的地平线。天色陡然大亮又使他猛地惊醒。家里人都说德尔玛终生唯一的遗憾就是未能成为一名水手。在孩提时代，他就经常去波尔多，长时间地伫立在夏尔特龙码头，凝望着进进出出的小货轮。他似乎看见自己已成为这些货船中一艘船的船长，乘风破浪，游弋海洋，是继上帝之后在船上的唯一主人。一天，家人在一艘开往北非的运煤船里发现了德尔玛。无论是威胁还是哄骗都没能使他说出自己是如何溜进船舱，为什么要这样不声不响地离开自己钟爱的妈妈。自此以后，他再也没能到这弥漫着神秘、柏油和香子兰气味的码头来了。

和父亲一样，皮埃尔·德尔玛早早地就开始了种植葡萄的生涯。这是否因为他酷爱大海的愿望未能实现而赌气般地年复一年买下了西风吹拂之下、栽满了松树的田地呢？到了三十五岁，他才意识到自己该结婚了。尽管别人给他介绍了富家名女，可他拒绝在波尔多这个圈子里娶女为妻。他自己在巴黎的一位专门经营葡萄酒买卖的朋友家里遇见了伊莎贝尔·蒙布莱耶。

皮埃尔一见就钟情这位刚刚才十九岁的伊莎贝尔·蒙布莱耶。她脑后梳了一个硕大的发髻，漂亮的蓝眼睛流露出忧郁的目光，外观看来，见老多了。每当和皮埃尔在一起，虽然有时也露出伤感的神色，可伊莎贝尔·蒙布莱耶总是竭力表现出殷勤、专注、充满无限柔情。皮埃尔也有意识地逗笑取乐而又不失分寸地设法使她忘却忧伤的事情。每当伊莎贝尔开怀大笑，皮埃尔又感到一种言之不尽的满足、幸福。他欣赏伊莎贝尔保留自己那秀美的发髻而不是象大部分尊贵的波尔多女子一样去趋时附势！

伊莎贝尔·蒙布莱耶是马提尼克岛^①一个富有庄园主的独生女儿。在岛上，她一直生活到十岁，她还保持着那特有的带有音乐感的说话声调和细腻的岛上举止。在这个温柔、对一切都漫不经心的外表下，却有一个高傲、刚毅的个性，这在以后的年代里越发显露出来。她那美丽的克里奥尔^②妈妈死后，绝望下的爸爸就把她托付给了他在巴黎的两个姐妹阿尔贝蒂娜和莉莎·蒙布莱耶。半年后，爸爸也溘然逝世，给女儿留下了大片的种植地。皮埃尔·德尔玛很快向伊莎贝尔表露自己的心迹，他爱上了伊莎贝尔，并要与她结为伉俪，但他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使他又惊又喜的是，伊莎贝尔欣然答应了他的要求。一个月后，他们在圣托马斯-达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在马提尼克岛住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后，他俩带上伊莎贝尔难以离别的家庭女教师吕茨来到蒙蒂亚克定居。

伊莎贝尔来到陌生的地方，可她很快同婆家及四邻相处得很融洽。结婚时，她得到的一笔不小的嫁妆都用于布置新的居室了。而这个很迟才结婚的皮埃尔只需要两间、最多三间房子，其它也都

① 位于西印度群岛。——译注

② 安的列斯群岛等地的白种人后裔。——译注

空在那里。不到一年时间，这里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大女儿弗朗索瓦丝出世后，那房子变得难以辨认了。两年后，莱娜又来到这个世界。莱娜三岁时，罗尔又降临了。

作为蒙蒂亚克庄园的主人德尔玛被视为地区最幸福的人。从拉雷奥尔到巴扎斯、从朗贡到卡迪亚克、多少人都在羡慕德尔玛和自己的爱妻及三个可爱的女儿过着宁静、安然的幸福生活。

这座蒙蒂亚克邸宅四周环绕着数公顷的肥沃土地，田地上栽种着树木和葡萄。这里酿造的白葡萄酒，味道醇厚、质朴，可同有名的索泰尔纳^①的白葡萄酒媲美。这种蒙蒂亚克白葡萄酒曾经夺取过多枚金牌。这里还产香味浓郁的红葡萄酒。当然，把具有一个酒库及有着草料仓、厩棚、农具库的农场围抱、建于十九世纪初期的规模巨大的住宅称为邸宅未免失之夸大其辞。皮埃尔的祖父很早就请人把当地常用的、漂亮的、从玫瑰色到灰褐色的园瓦换成了最时兴的茶褐色石板瓦。好在酒库及附属建筑还保留了原先的屋瓦。灰色的屋顶邸宅建筑给人一种令人敬畏又死气沉沉的感觉，这种基调更符合波尔多先辈的资产阶级精神。

皮埃尔的这块世袭领地，地形极佳，站在这里可以俯瞰加龙河和朗贡河。在凡尔德莱和圣马盖尔中间，一条大路直通领地，路两旁栽满了悬铃木树。过了大路旁的那个老式鸽棚，就可以看到农场的幢幢房屋。第一个草料仓过后，就是街道（这街道不过是一个间于农场和邸宅附属建筑的通道，其间有厨房。通道就是邸宅的主入口处），只有那些不知明细的人才会计从前厅到宅屋来。前厅的家具显得杂乱，地面上铺着黑、白的大方砖，还有色彩艳丽的地毯。唯有

① 法国的索泰尔纳以盛产白葡萄酒闻名。——译注

白色墙壁，老式盘碟，精致的水彩画和督政府时期^①的那面漂亮的大玻璃镜子给这里带来了欢乐、明快的基调。穿过这间前厅，就是一个小小的庭院，院落里栽了两棵参天椴树，只要天气晴朗，全家人都常常聚在树下怡然小憩。没有比这里更静谧、安然的地方了：一边栽满了丁香和女贞树，通过左右两根石柱来到一大片草坪，最后是那个俯瞰整个地区的平台。向右看去，眼前是一片面积不大的树林，和一个鲜花盛开的花园，再过去就是那一直延伸到贝尔维环绕邸宅的葡萄林了。

皮埃尔·德尔玛终于爱上了这块土地。现在，他几乎和他的三个女儿一样依恋着它。他性格暴躁、敏感。早早辞世的父亲将管理蒙蒂亚克的责任交给了他。由于这里离波尔多太远，收益也不多，他的兄弟姐妹都不感兴趣。来这里定居之时，他就曾立下了管好蒙蒂亚克的誓言，为了买下属于他兄弟的那部分遗产，他向圣艾米龙的庄园主雷蒙·达尔吉拉借款。因此，这位德尔玛没有能够如愿成为仅次于上帝的一船之主，而成了蒙蒂亚克唯一的掌管。

① 法国 1705 年——1799 年间的时期。——译注

八月就要结束了。皮埃尔·德尔玛那刚满十七岁的二女儿莱娜此时还坐在蒙蒂亚克平台的那堵小墙上余热未消的石头上，眯缝着双眼，望着眼前广袤的平原。曾有几时，这里总会弥散着随风吹来的海水气味。她被太阳晒红的两腿裸露着，脚上穿了一双花条格布拖鞋，悠然自得地摇晃着，一手撑着矮墙，另一只手斜支着身子，细细地体味着薄薄的衣裙下躯体的活力。她无忧无虑，慢慢地伸着懒腰，打着哈欠，那样儿，真象她心爱的小猫“莫拉”在阳光照射下醒来时懒洋洋地伸着四肢。

象爸爸一样，莱娜热爱这块自己极为熟悉的土地。孩提时代，她就和堂兄弟、堂姐妹、邻居的孩子一起追逐玩耍，要么躲在葡萄树丛，要么在那一排排酒桶之后。莱娜形影不离的小伙伴当然一直是比她长三岁的酒库掌管的儿子马蒂亚斯·法亚尔，而马蒂亚斯总是自得其乐地甘愿给莱娜逗乐。莱娜披着蓬乱的头发，膝盖上留有磕磕碰碰留下的伤疤，那长长秀美的眼睫毛遮掩着一对有着紫色眼珠的大眼睛。她最喜欢的游戏就是不停地考考马蒂亚斯，想问倒他取乐。在她十四岁时，有一天她问马蒂亚斯：

“你能不能把男女做爱表演给我看看。”

马蒂亚斯一听，心里不禁一阵狂喜，他抱起莱娜，拼命地亲吻着那漂亮的小脸蛋。莱娜仰着脑袋，倒靠在草料仓的干草堆上，觑看那对紫色眼睛，仔仔细细定睛看着马蒂亚斯的每一个动作。当马蒂亚斯在解开她透薄的白衬衫时，她直起身子让他更方便。接着，似乎自感害羞地抬起双手，遮住微微隆起的乳房，这时，她感到浑

身上下腾升起了一种无名的欲望。

不远处，隐约传来了皮埃尔·德尔玛的说话声。马蒂亚斯立刻停止了柔情的抚摸。

“再来一会！”莱娜紧紧靠在长着棕色而又有点卷曲头发的马蒂亚斯头上低声说道。

“你爸爸……”

“噢，你一定害怕了吧？……”

“难为情？这为什么？我们干什么坏事啦！”

“这你也清楚，你爸爸、妈妈一直对我爸爸、妈妈和我很好。”

“可既然你喜欢我，就……”

马蒂亚斯长时间地谛视着面前的莱娜，她长得多么耐看呵，金黄色的柔发上散落着几片干枯的花瓣和几根青草，目光炯炯有神，微开的小嘴里露出玉一般的皓齿，而那微微隆起的乳房又是如此诱人。

马蒂亚斯情不自禁将手伸出，又缩了回去，他好似自言自语地说：

“不，这不好，不能这样……”接着他又语气坚定地继续道：

“是的，我爱你，正因为我爱你，我才不愿你……嗨，你可是这里的千金小姐，而我呢……”

他走了，一口气跑下梯子。

“马蒂亚斯……”

他没有回答，莱娜只听见草料仓的大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简直是笨极了！……”

莱娜扣好衬衣，倒下就睡着了，直到吃饭的第二次铃声才把她唤醒。

五点钟的钟声敲响了，不是朗贡就是圣马盖尔的大钟钟声传

到了这里。农场的“苏尔丹”小狗欢蹦乱跳地追逐着在草地上狂奔的两个小伙子。拉乌尔·勒费弗尔先于弟弟让跑到了那堵小墙，莱娜正坐在墙上，他俩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莱娜跟前，一边一个站在她的身旁，莱娜噘着小嘴望着他俩：

“不早了，我想你最喜欢那个愚蠢的诺埃尔·维尔勒芙，她可不知道怎样才能使你高兴呢！”

“她又不笨不傻！”拉乌尔叫起来。

让狠狠地朝哥哥蹬了一脚。

“是她爸爸把我们留住了。维尔勒芙认为战争不久就要爆发。”

“战争，战争，一天到晚就是战争，我听够了，我讨厌这个词。”莱娜气急败坏地叫着，高高翘起两脚。

让和拉乌尔又急忙转向莱娜：

“请原谅我们，你这位白天的太阳，黑夜的王后，别去理睬那残杀男孩、扰乱女孩的战争！你那如花似玉的容貌不会因这些无聊的琐碎小事而贬值。我们真心实意地爱你。嗨，王后，我俩中，你最喜欢哪一个呢？你选择让吗？他就该幸福了，可我马上就会绝望地死去的。”拉乌尔说着将合在胸前的两只手放下来。

莱娜调皮地转着眼珠，不屑一顾地将拉乌尔打量了一番，摆起一条腿，晃过他的身子。突然，她照拉乌尔身上蹬了一脚，也夸大其辞地说：

“这人死了后，个子可比活着要高一些的！”

她说着，挽起竭力装出一本正经架势的让的胳膊就走：

“走，把这具发臭的尸体晾在这里。来，朋友，快来讨好讨好我吧！”

拉乌尔装出一副哭丧的样子看着他俩走了。

二十一岁的拉乌尔和二十岁的让，他俩能力非同一般，关系甚

密，亲如双胞胎。只要拉乌尔犯傻，让就立即给他指出，而当让接受了什么礼物，就总要转赠给哥哥。他俩同在波尔多的一所学校念书。对课堂教学毫不用心的兄弟俩很快就使教师们失望了，他俩到了很晚才拿到了大学毕业学士学位证书。他俩却说，完全是为了取悦阿梅莉妈妈才要这张证书的。而其他人则说，他俩是怕吃性格暴躁的母亲的鞭子才看重这张文凭的。妈妈很早丧夫，丈夫去世之年，她就拖着六个孩子开始守寡，最小的才两岁，可她仍振作精神，坚定信念继续经营管理着丈夫留下的葡萄园财产：凡尔德莱。

她并不十分喜欢莱娜，她认为莱娜的个性难以忍受，缺乏教养。而拉乌尔和让都爱上了莱娜却是广为流传、人人皆知。这段趣事就成了小伙子们的笑料和姑娘们挑逗取笑的话题。

“她长得真甜！每当她眯着眼睛望着我们时，我们都想把她抱在怀里。”小伙子们说。

“这个骚女人！每当她发现哪个男的喜欢上一个姑娘时，她马上就朝那男的暗送秋波……”姑娘们这样说。

“也许是这样的。可和莱娜在一起，我们可以无话不谈，从马到松树，从葡萄树到随便什么其它事情……”

“这都是农民的低俗兴趣。她总是表现得象失恋的一样，而举止则不是一个名家闺秀，她时常独自一人，或在男人及仆人的伴随下去看母牛生小牛，去看公母马交配，或者就带着她那条“苏尔丹”小狗赏月。这合适吗？她妈妈都已经失望了。就由于不守纪律，她被学校开除了。她该向弗朗索瓦丝姐姐好好学习学习，这才是个好姑娘呢……”

“喔，这人才令人讨厌呢！不是音乐就是梳妆打扮……”

的确如此，莱娜给所有男性都施以巨大的影响。没有一人不被她所折服的，无论是小青年还是上了年纪的人，佃农还是文人都被莱娜征服了。莱娜的莞尔一笑，就不止一人会神魂颠倒，而他爸

爸则是第一个。

每当她干了蠢事，就总到爸爸的书房里，一屁股坐在皮埃尔腿上，蜷曲在爸爸的怀里。每当此时，德尔玛心里就有一种难以言尽的幸福感，静静地闭上自己的眼睛，细细地品味着这种感觉。

拉乌尔嚅地站起身，追上莱娜和让。

“咕咕！我又活过来了！你们刚才说着什么？”

“我们刚才说起了达尔吉拉明天将举行游园会，和莱娜应该穿什么裙子去最好。”

“不管你穿什么裙子，我敢保证你都会是最漂亮的。”拉乌尔说着，将手伸向莱娜细细的腰肢。

莱娜嘻嘻地笑着躲开了。

“快停下，你弄得我痒死了”。哎，洛朗刚刚二十四岁就要唱主角了。这将是一次隆重的盛会，吃完快餐，就举行舞会，舞会完了还有夜宵，最后还有一场焰火作为压轴戏。

“洛朗·达尔吉拉将是盛会的双重主角。”让接了一句。

“这又从何说起？”莱娜将俏丽的脸蛋转向让反问道，脸上飘过几块红晕。

“这我可不能告诉你，现在还是秘密！”

“怎么，你对我还有秘密！那么你呢？你知道吗？”莱娜扭头问拉乌尔。

“知道一点……”

“我始终以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你们也很爱我，不会有什么可瞒着我的。”莱娜说着就坐在酒库墙旁的那张石凳上，面向葡萄林，撩起裙子，佯装揩拭着眼泪。

她一边嗅着，一边用眼角偷偷地窥视着，拉乌尔和让不知所措地相互呆望。莱娜觉察到他俩拿不定主意，抬起头来，把硬挤出泪

水的双眼转向他们：

“你们走吧，你们叫我很难受，我不想再见到你们了。”

拉乌尔见状，一急之下，下了决心说：

“是这样的，明天，达尔吉拉将宣布他儿子结婚……”

“他儿子结婚？”莱娜急忙打断了拉乌尔的话。

她立即停止了恶作剧，愤怒地叫道：

“你疯啦！洛朗根本就不想结婚，他今后一定会这么跟我说的！”

“他恐怕是没有机会了。可你早该清楚，他还是孩子时就已经和堂妹卡米耶·达尔吉拉订婚了。”拉乌尔继续道。

“和卡米耶结婚？可他根本就不爱她！这简直是一场讨双方家长高兴的儿戏！”

“你搞错了！明天将正式宣布洛朗和卡米耶的订婚。由于战争临近，他俩很快就要结婚的……”

莱娜再也听不下去了。刚才还兴高采烈的她猛然间感到心里充斥了恐惧。她身体一会儿热得滚烫，一儿冷得冰凉，心里阵阵抽紧，脑袋嗡嗡作响。洛朗？要结婚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大家都一个劲地道好的卡米耶是个读书人，整天埋在书堆里，她根本配不上他。洛朗不可能和这样的城市姑娘结婚，他爱的是我……一天他拉着我的手及盯着我的目光时，我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没有搞错，我已经本能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希特勒可就管不了这么多了……”

“可波兰，仍然……”

拉乌尔和让兄弟俩忙于争执竟没有发现莱娜态度的变化。

“我必须见到他！”莱娜大声叫起来。

“你说什么？”让不解地问道。

“没什么，我刚才说咱们该回去了。”